



# 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九十年党龄老兵张力雄一生最自豪的事

王飞倪超

历程。

“爸爸常跟我们说，他这一辈子打过很多仗，也立过功，但最自豪的，是永远忠于党。”张力雄的女儿张炜说，父亲自从第一次见到红军，就坚定了跟着这支队伍、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

1929年，16岁的张力雄听说红军来到了闽西，正在离家不远的回龙镇开仓放粮。他壮着胆子一个人跑过去，想看看“传说”中的红军到底什么样。

“有人说我们红军一个个都是黄眉绿眼，牙齿八寸长，额头上都刻了一个‘共’字。你看我们是不是那个样？”一位红军干部见张力雄在一旁看得认真，热情地和他开起了玩笑。

看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对普通民众态度可亲，还分土豪的财物救济穷苦百姓，家境贫寒的张力雄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平等和温暖，也看到了一种新生活的希望。“我暗暗下定决心，这辈子非当红军不可！”张力雄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那一年，张力雄加入革命队伍，在几名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参加本地区的农民暴动。1932年，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指示，号召扩大红军队伍。得知消息后，张力雄立刻报名参加红军。之后，他被安排进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任红五军团第34师100团1营机枪连指导员。

到团部报到时，团领导指示营长发给张力雄一支左轮手枪。授枪时，营长严肃地说：“这支手枪是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来之不易，希望你珍惜，并用它多打敌人，多缴敌人的枪，为那些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同志报仇，为革命的最后胜利立功！”张力雄接过枪，双手因激动而有些颤抖。他手捧着参加革命以来拥有的第一支枪，用响亮的回答表明了自己杀敌立功的决心。

至此，张力雄走上了“力克百敌方为雄”的战斗道路。

1934年9月，为确保大部队迅速撤离苏区，红五军团主力和兄弟部队一起，与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兴国的老营盘激战了三天两夜。战斗结束，部队还未休整，张力雄又接到紧急命令：务必在第二天拂晓前渡过于都河。在夜色掩护下，张力雄率部队迅速朝于都河方向转移，从此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路长征一路险。在许多老红军的记忆中，“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艰难的一段。张力雄所在的部队，曾三过草地。

1935年8月，在红5军团随营学校任政委的张力雄随部队到达四川阿坝理番寺后进入草地。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地，脚踩上去软绵绵的，散发着臭味的黑水滋滋地往上冒。碰到泥深的地方，脚很容易就陷进去，而且越陷越深。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经过5天艰苦行军，张力雄带领部队终于到达噶曲河畔。正当大家盼着赶快渡河走出草地时，军部送来通知：“立即出发，南返阿坝。”这意味着要二次过草地，张力雄虽满腹疑虑，但军令如山，他坚决执行。然而，残酷的形势很快证明，在川康边境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1936年8月的一天，红5军团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把已调任45团政委的张力雄和团长叶崇本叫去，要求他们抓紧筹集干粮，准备第三次过草地。

前两次过草地的经历还记忆犹新，听到又要过草地，张力雄思想上有些紧

张。董军长看出了端倪，说道：“这次走一、三军团走过的路线，经毛儿盖、松潘西侧进入草地。”

“按毛主席的路线走！”第三次过草地，尽管预料到行程依旧艰难，但红军队伍再次大会师鼓舞了部队前进的脚步。

作为过草地的最后一批红军，附近能吃的野菜都被先头部队吃光了，张力雄便动员全团同志把皮带和土制牛皮刀篷拿出来，集中到供给处统一分配。张力雄率先拿出自己的皮带。叶团长开玩笑说：“政委，你舍得吗？”张力雄的这根皮带在全团很有名，它又宽又长、黄得发亮，是1934年红七军团团长寻淮洲送给他的纪念品。张力雄毫不犹豫地说：“有什么舍不得，能让战士们吃饱肚子最重要！”

“虽然父亲年纪大了，过去的事情都记不清，但他一直记得参加过的那些战斗，给我们讲过很多战斗故事，特别是惨烈的血战高台。”张炜说，“他说那时由于弹药不足，红军将士只能用锄头、铁叉、杀猪刀甚至是石头与敌人进行肉搏，但大家毫不畏惧，硬是抵挡住了一波波如潮水般涌来的敌人。”

1937年初的高台战斗中，一枚飞溅的弹片击中了张力雄的左腿，他不得不从阵地上下来。刚把伤口包扎好，就听到城西枪声大作。警卫员出去查看，一去未归，感到情况不妙，张力雄抓起一根扁担，忍着伤口剧痛冲了出去，后来在了一位老乡家藏了好几天才脱险，却与西路军失去联系。张力雄四处打听，昼伏夜行，几经辗转、苦苦寻找，才回到部队。

“你回来就好。高台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失败！”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简短的两句话，让张力雄感受到极大的温暖和鼓励。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力雄在抗大工作了6年，后率部辗转华北、豫北、豫西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战役、进军大西南等一系列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驻西南地区部队工作多年，即使遇到一些挫折，他始终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作出贡献，离休前任福州军区顾问。

年少立下报国志，一生无悔跟党走。“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兵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这首流传于原中央苏区的革命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是张力雄最喜爱的歌，时常挂在嘴边。2001年，88岁高龄的张力雄，参加原南京军区组织的文艺演出，赢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父亲曾说过，他参加革命前，只是一个没文化的童工，过的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参加革命后，是党把他送入红军学校和抗大学习，在战争中历练成长，成为一名军队高级干部。所以，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对他来说，‘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张炜说，父亲晚年喜欢书法，写得最多的是“思源”两个字，意思就是饮水不忘挖井人，不忘他能有今天，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父亲还一直教育我们要知党恩、跟党走，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关心家乡的建设发展。2016年，他给家乡福建上杭漳云村捐款10万元，用于帮助因贫困辍学的孩子完成学业，鼓励他们长大后为党和国家作贡献。

(题图摄影:倪超 制图:廖硕)



## 致敬

近日，山东省烟台警备区在胶东地区武装革命斗争纪念馆隆重举办“深情颂伟业·永远跟党走”摄影书画展。92岁的一等功臣马维华受邀参加活动。

1946年入伍的马维华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参加过石家庄、平津、太原等战役。1951年在朝鲜战场，马维华带领连队在陷入重围时英勇作战，

被志愿军司令部记特等功，他所在连队被授予“马维华钢铁连队”称号。

一位在现场参观的7岁少年，看到身着老军装的马维华胸前挂满勋章，郑重地向这位老英雄敬了一个军礼。马维华也热情地伸出手，向这位可爱的少年致敬。

本报特约记者 贾玉省摄

## 父亲告诉我，共产党员究竟什么样

王建辉

### 身边·家有老兵

父亲去世后，我珍藏着他生前的履历资料，里面有一张“参加革命后的经历”表格，在“入党”一栏里，写着“1936年12月，在陕西省三原县红四方面军93师271团4连由谢正陆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候补期一个月。1937年1月转正”3行字。每次看到这短短的40多个字，父亲这位老党员生前的革命往事，就如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父亲的家乡四川北川，那时还不满15岁的父亲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31军93师271团。父亲生前谈起这段经历时说，他参加红军后家里只剩下我的爷爷奶奶，刚入伍那段时间他非常想家。他的班长、共产党员赵良明了解父亲的心思后，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并在战斗和生活中给他很多帮助。长征中，部队翻越夹金山时，父亲看到有的战友因为空气稀薄加上体力不支倒下时，内心非常紧张恐惧。走在他前面的赵班长回头大声对他说：“小王，千万不要坐下，要往前看，坚持住，一直往前走！”在赵班长的鼓励下，父亲跟着队伍翻过了夹金山，没多久又进入了松潘草地。父亲说，过草地时发生的一件事，让他明白共产党员是什么样。

找些野菜和麦子煮一下混着吃。

靠着印连长从自己口中“挤”出来的粮食，父亲活着走出了草地。但部队走出草地没多久就遭遇了敌人的偷袭，印连长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父亲趴在印连长的遗体上失声痛哭，为失去一位好连长和弟兄长悲痛万分。

父亲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一生中最高贵、最值得骄傲的是经历了长征，在长征路上的生死关头，我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正是因为有了印连长这样的共产党员做榜样，我才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没有退缩……也让我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为党、为人民贡献了一点力量。”

如父亲所言，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经历了多次战火洗礼，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已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赵良明已将他生死置之度外。1948年10月到次年4月，时任晋中军区独立6旅17团政委的父亲，率部参加了太原战役。在攻打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义井村时，他率突击营一举打掉了敌人两个团的指挥所，不仅切断了敌人向汾河以西逃跑的道路，也为我军主力攻克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父亲的这段经历当时被晋中军区战地记者董青用相机记录了《永恒的军事瞬间》一书。

战争年代，父亲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和平建设时期，父亲始终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从1950年到1980年，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多次调整工作岗位，“哪里需要哪里搬”，天津、河北、北京、河南、甘肃等地都留下父亲的足迹。30年间，无论是在北京的总部机关，还是在西北的秦岭山里，父亲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老红军的本色。

1977年，全军后勤系统进行较大规模整合，原兰州军区组建了4个后勤分部，在原总后西安办事处某部任政委的父亲调任某分部政委。当时该分部由原总后宝鸡基地兵站和安康基地兵

站合并组建而成，驻地于宝鸡兵站所在的秦岭山中，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无法与大城市相比。但当时已57岁的父亲一接到命令，第一时间就从西安赶往秦岭就任。

那时，我们家还在西安。我记得父亲接到命令就回家和母亲商量，要把家搬到宝鸡去。我一听要离开西安，心中很失落，对父亲说：“秦岭的条件肯定不如西安，你资历老，战争年代又立过功，为什么不向组织提一下，去条件好一点的单位？”父亲说：“我是党员，到哪儿都是干革命工作。”同样是军人出身的母亲也早已习惯这种“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生活，默默收拾起家里的东西，没多久我们就搬去了宝鸡。

“黄牛铺”，看地名就知道是个远离城镇的村镇，当年新建分部就位于此处。组建新分部遇到不少实际问题，从安康兵站抽调的人听说新建单位在秦岭山里，许多人都不愿意来，而宝鸡兵站不少人又想借机离开这里。那段时间，父亲每晚都走进干部宿舍，与基层干部谈心，稳定大家的情绪。父亲深知，在艰苦条件下，只有以身作则才能更快地稳定大家的思想，更好地完成组织上交予的任务。他要求干部战士做到的，他首先会做好。冬天的秦岭滴水成冰，清晨起床号响起，父亲总是扎上腰带第一个出现在集合地点，和大家一起出操。秦岭山区给养比较困难，父亲专门到食堂和炊事班同志商量，想方设法搞好伙食，让大家吃好吃好安顿好。

就这样，从1977年8月到1979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条件艰苦，但官兵在新组建的分部安心工作，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1979年末，该分部完成了在秦岭的任务，再一次西迁至甘肃武山。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作为一名党员，内心激动的之余常常想起已经离开我们20年的父亲，想起这位老党员生前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样？从父亲身上，我找到了答案。

## 三堂特殊的“党课”

刘明礼

这样回答，村支书的脸当时就沉了下来。他严肃地说，入党首先要端正动机，如果只是图个人前途和发展，入党动机不纯……虽然那次没能入党，但第一次与党组织近距离接触，我深受教育。

我没有灰心，入伍后积极上进，成为学习和训练尖子。在同年兵中第一批考上军校。拿到入学通知书，我觉得自己的表现有资格成为一名党员了，于是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指导员。指导员和我是老乡，平时在生活训练中对我很关心照顾。我暗自思忖，在我离开连队之前“特事特办”，对他来说应该不是难事。没想到，指导员一口回绝，说我这种想法不光经不起组织的考验，而且离党员的标准有很大差距，连珠炮似的给我上了一堂“党课”，令我脸红耳赤，羞愧万分。

到军校后，我安下心来学习训练，按

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虽然成为学员骨干、团支部委员，各方面表现都可圈可点，但我并没有急着申请入党，而是向身边的党员学习、看齐，力争做得更好。198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我经过深思熟虑，向学员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被组织接纳。学员队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孙臣找我谈话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填写入党志愿书只是一种形式，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行动上入党、戒骄戒躁、初心不渝……

这三堂特殊的“党课”，我一直铭记在心，不时提醒我严格按照党章规范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听党话、跟党走，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因为，组织上入党是一阵子的事，思想上入党、践行入党初心是一辈子的事。

### 讲述·老兵心路

1985年“五四”青年节，不满21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我年纪不大，可说起来，那已经是我第三次申请入党。

我第一次申请入党，是1982年，18岁。那时我高中毕业，打算报名参军。听说我要去当兵，一位当过兵的远房亲戚“提醒”我，入伍前最好先在村里入党，对以后的军旅生涯有“帮助”。我一想有道理，便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村支书和我家关系亲近，得知我想入党后非常高兴，说我“根红苗正”，而且一直表现不错，支部对发展我入党的事也有考虑。接着，他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直言不讳地说为了以后在部队好发展，对考学和提干有帮助。听到我



6月29日，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直属汉口军休所为79位老干部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图为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给党龄68年的老兵教厚德(左二)颁发纪念章。周凤仪摄

### 四川广汉举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温泉、向佳报道：为积极搭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平台，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家乡建设、干事创业，四川省广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近日举行广汉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专场招聘会。40余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50余名退役军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活动现场，组织者还邀请广汉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和数位就业创业导师，针对就业形势、社保政策、法律法规、企业用工需求等问题对参加活动的退役军人进行专项培训指导，帮助他们完成思想、角色转变，尽快实现就业创业。